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十三）

分别成立后勤接待、安全保卫、海关联络、物品搬运等四个小组，每组挑选10到20名得力人员轮流值班。

第二，中华总会所属的各中小学华校立即停课，将全部校舍腾出来接待难侨。同时组织中学生帮忙维持秩序。总会直属机构新友社俱乐部和诊所，以及三宝垄各华人同乡会馆的会所、礼堂，也统统敞开大门，变为回国难侨中转站，最大限度地安置他们。

第三，由各同乡会妇女部组织本会妇女理事到接待难侨的地方做义工，发扬同胞友爱精神，煮饭做菜给没有钱下馆店的难侨吃，并提供其他生活方面的必要的帮助。

第四，为保护难侨人身财产安全，由总会统一制作袖标，上面印“中华公会”四个大字，发给为难侨服务的人员佩戴，并由保卫组对各难侨接待处实行24小时巡逻，防止歹徒趁火打劫。

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社团组织，关键时刻做出的上述反应，其思路之清晰，方案之周密，措施之得力，在今天看来，也不能不让我们对何隆朝和他当年领导的华总满怀敬意。

更令人钦佩的是，以上措施全部按计划得到了落实。

在整个遣侨期间，面对印尼当局排华造成的灾难，该国各地的华人空前团结，三宝垄的同胞亦是如此。在异邦受到不公正的野蛮待遇，大大刺激了华侨所共有的民族自尊心，人们都暗暗憋着一股劲儿，尽力做好遣侨的每一件事，绝不让当地官员和当地人小看我们。

华总组织侨胞们所做的这些都是义务的，很多人停下自己的生意，捐出钱物支持侨团工作。

那一年，何隆朝32岁，成熟、热情、精力旺盛。在遣侨前后的一年多里，他再也抽不出时间到自己的针织厂上班，完全顾不上过问家里的事情。何隆朝的大女儿巧玲当时快要小学毕业了，她的印象中，在那一两年，自己几乎没有机会和父亲说过几句话：“他每天很晚、很晚才回家，妈妈一直会等着他，我和几个妹妹弟弟都睡着了。天一亮，我们还没起来，爸爸又去忙了，所以从来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。”

何隆朝在中华总会有两位十分能干的助手，一位是中文秘书庄明哲先生，一位是印尼文秘书黄永晖先生。他们都是华侨中的知识分子，思想左倾，非常爱国。其中庄明哲还在三宝垄华文

学校——新友中小学当过很多年的校长。

这庄、黄二位先生的年龄比何隆朝大四五岁，均能言善辩，文章也写得好。遣侨期间，何隆朝先生外出和印尼官方交涉，喜欢带他们两人一同前往，每次也大都大都能得胜而归。庄明哲、黄永晖先生在三宝垄中华总会，一直与何隆朝主席并肩战斗到1965年印尼“930事件”爆发后，所有华社、华校被强行取缔和解散，他们两人才奉命离开印尼回到祖国，后来又定居香港。2004年笔者写作本书时，两位老人都还健在，在印尼采访结束，回国时原打算经由香港去拜访庄、黄两位先生，因航班和时间所限未能如愿，颇感到遗憾。

整个遣侨过程中，最让何隆朝操心的是，如何帮助这么多难侨把他们的财物带回国。

前面已经说了，许多贫苦的难侨回国，把包括锅碗瓢勺在内的过日子的东西全带来了。有些家俱，比如大衣柜、红木大床（印尼盛产木材，所以一般人家都有几样红木家具）之类的东西，很重，有好几百斤。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些体积又大份量又重的家俱带回国，一是使用多年有感情了，舍不得扔掉；二是担心回国后两手空空生活不方便。何隆朝十分理解这些同胞的心情，专门挑选10个身强力壮的华侨大汉，组成搬运组替他们搬家上船。

这10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每天雄赳赳地抬着难侨的大件物品从街上走过，显得力大无比，连看热闹的印尼人也不由向他们伸出大拇指表示佩服。没多久，华侨们就叫他们搬运组“十大金刚”。

四十多过去，曾经为难侨搬家立下汗马功劳的“十大金刚”全部去世，笔者只见过祖籍福清阳下镇的华侨陈国瑞先生一个人。

大件物品出关的问题解决了，更难办的，是如何帮着把比较富裕的难侨携带的黄金送上船。印尼当局遣侨时，规定每个人只允许带100克黄金出海关，当场过称，多余携带的，一经查出，全部没收。

这是一条无法通融的规定。海关在难侨上船之前，对他们进行的搜身检查极其严格。

那些携带金货较多的难侨知道过不了海关，都来找何隆朝，眼巴巴地求他帮忙想办法。何隆朝心想，这些黄金，可都是他们几代人积攒的血汗钱换来的！我们连

不大值钱的家俱都替大家弄上船了，更何况那么值钱的真金白银。

他对难侨说：“大家既然信任我，就把多余的金货交给我，我帮你们带上船吧！”于是，每逢送难侨上船的时候，何隆朝就特意穿上宽大的西装，衣裤口袋里满满当当，揣的都是金项链、金砖、金条。码头上的华人中，只有他这位中华总会的“遣侨总指挥”上船不受检查，可以大摇大摆经过海关。上船之后，他再按照事先登记好的名单，找到舱里，把这些金货一件一件发还给大家。

有时候，托他“偷运”的金货太多，他不能一次全部带上船，只好来来回回上下好几趟。怕海关的人怀疑，何隆朝再过关时就悄悄给他们塞上几张钞票，相互哈哈一笑：“啊，辛苦、辛苦！——呀啊！”——又很轻松的上船了。

就这样，在前后一年多时间，接侨船来了十几趟，谁也无法统计，何隆朝究竟为难侨捎带了多少黄金。他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：“有一次，来的也是一艘苏联的大船，我在船舱里把带上的黄金发还给难侨，发了很长时间。结果船开走了我还不知道。后来快出港了才发现，赶紧叫船停下，又和岸上联系，印尼海军陆战队派了一艘登陆艇过来才把我接回去。”

资料记载：从1960年起至1962年止，中国政府一共花费一亿元人民币，派出接侨船88个航次，经广州口岸接待的印尼归侨63299人。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海南等地的华侨农场中，生活虽然清苦，但至少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

（注：2011年10月，何隆朝在三宝垄寓所逝世，享年83岁。）

1960年印尼三宝垄大撤侨

（三） 落叶萧萧 腥风血雨 人头落地 人心惶惶

那是1965年“九三零事变”后。一场政治风暴席卷，凉飕飕的阴风吹遍了千岛大地，落叶萧萧，腥风血雨，人头落地，处处人心惶惶。人们骤临激变，一时间深感措手不及，诚惶诚恐，都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。

时年22岁的钟老师与爱人许老师，在棉兰棉华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到小岛教书。这时岛上来了—批军团驻守，开始清洗所谓“左派分子”，政治气氛骤然紧张

起来。每天都看到带上手铐的男女政治犯被押解过街，提上临时军事法庭。不久，又一批一批地押解上小气艇，向一个荒无人烟的野猪岛（Pulau Babi）驶去，据说都一一处决了。后来，那野猪岛再也没人敢靠近。

恐怖气氛笼罩着小岛，人们慑服于强权，三缄其口。此时华侨总会属下的中华学校，老师们都深感度日如年，教学气氛深受影响，师生们都觉得惶惶不可终日。政治气氛紧张，呆不下去了。那年年底假期，钟老师与爱人乘坐小汽船离开了小岛回棉兰去。一路颠簸，一天一夜后，船驶进阿沙汗河口，全船人都惊呆了，只见河面上飘浮着无数的男女尸体，有断头缺脚断手的，其中一具魁梧断头的男尸体，被搁浅在红树林树根间，尸体被海浪冲打得遥遥晃晃。许老师紧紧依偎着钟老师，内心仆仆跳，毛骨悚然，看得目惊口呆。到达阿沙汗港，乘客们纷纷带着行李离开船舱鱼涌而去。钟老师找来出租车，与爱人随即上车向棉兰方向驶去。沿路，只见不时会有军车载着一群暴徒，手持利器喊打喊杀，一路飞奔，不知那家又将遭殃了……

棉中母校被封闭

抵达棉兰，钟老师与许老师暂住亲戚家，后来再也没回小岛去。钟老师被安排任教于母校棉中下午班初中部，教授文史科目。许老师被安插进工农小学教书，两人开始了在棉兰非常时期的教学生涯。钟老师与几个年轻教师如：杨老师、林老师、刘老师、陈老师、潘老师、李老师、温老师、许老师等，和几个前辈教师李廉祥、李炯安、陈伟芳、李照芳、汪洋、水世元老师等，被安置临街居住在Sambu村教员宿舍里。与师长们生活在一起，倍感亲切，心里踏实得多了。

不到一年。1966年间，政局更加动荡，印尼军政权指责诬蔑中国幕后支持印尼共反叛，一时排华反华浪潮汹涌，到处都在烧、杀、抢，人心惶惶，华人都被看成是中共的“第五纵队”，被列为红色危险分子受监视、限制、歧视，多方逼害。过后，苏哈托军政权正式颁布了接管封闭全国所有的侨校与侨团，以及一律封闭华文报。1966年3月26日，

苏北华人的最高学府“棉华中学”，在大批军警庇护下，一群所谓的大学生，如暴徒般撞进棉中校园来，强行霸占封闭。

那天下午四点多，钟

老师上完最后一节语文课，李公我代校长沉痛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惊人的坏消息，叮嘱大家有秩序地集中在广场，他激动地说道：

“老师们！同学们！我们的棉中母校被无理霸占了！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天！但他们只能霸占母校的躯体，却永远不能霸占我们内心里的棉中华夏情！他们强行霸占棉中是非法的，我们保留收回属于我们学校的权利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追求真理，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化整为零，继续保持联系，坚持学习华文，坚持讲华语，开展家庭补习班，弘扬中华文化！永葆“棉中精神”！大家要临危不乱，要让暴徒看清楚：我们中华儿女坚韧的民族气概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魄。我们的“棉中精神”——永远不屈服……”

最后李代校长高呼：印度尼西亚万岁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中印人民友好万岁！

一个暴徒头目高声嘶叫：“不许讲支那话！……”，暴徒们凶神恶煞地呼喊叫骂着。师生们心情悲感交集，眼看着校园内外一群大学生暴徒，在荷枪实弹的军人呵护下，横眉凶煞，呼喝叫嚷着在棉中校园里胡闹。师生们被暴徒团团围困在广场中，很多人都泪洒满脸，钟老师热泪盈眶，心里暗暗默念：别了！华夏文明的摇篮——别了！我们敬爱的棉中母校。只见彪形大汉的暴徒个个獠头鼠目，那造孽的丘八指使暴徒在学校班公室里肆意清洗搜查，掳掠去了校方重要档案与锁匙，贴上封条。他们掳走了母校的躯体，但又岂能掳去大家心目中的母校棉中华夏情呢？

1966年3月26日，成了棉中师生镂刻心头、刻骨铭心的难忘日子。复校何期？

庆幸的是，那可容纳五百多名寄宿生的棉中寄宿社，由于寄宿师生的坚持抗争留守，幸免于难，没有同时被霸占，为以后收留亚齐难民遗留下了一席宝贵之地。

学校被强行抢占了。这些手持教鞭的教师们顿时都失业了，一时都失去了生计，大多赤贫如洗。紧接着，在Sambu村的教师宿舍也被无理霸占了。只剩下那些有家眷的前辈师长们，仍然坚守着不搬出去，钟老师他们这些单身汉教师都真正变成了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的教师难民。此时此境，钟老师真正体会了杜甫“安